



神圣的沉静

刘心武◆著

本色文丛·柳鸣九主编

神圣的沉静

——刘心武散文随笔精选

刘心武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圣的沉静: 刘心武散文随笔精选 / 刘心武著; 柳鸣九主编.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4.8

(本色文丛)

ISBN 978-7-5507-1059-7

I. ①神… II. ①刘… ②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79430号

神 圣 的 沉 静

SHENSHENGDECHENJING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出品人 陈新亮

责任编辑 梁 萍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深圳斯迈德设计
Smart 0755-83144228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hp.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293(批发) 0755-83460397(邮购)

印 刷 深圳市华信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140千

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8月第1次

定 价 30.00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谨将此书

献给母亲王永桃在天之灵



刘心武，著名学者、作家。194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四牌楼》获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奖。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2012年出版《刘心武文存》40卷。

于“红学”有独到研究，曾出版《红楼梦》研究专著多部，并在国内外引发较大反响。此外，还从事建筑评论和散文随笔写作。

总序一

深圳市海天出版社似乎颇有点“散文随笔情结”，前几年，他们请季羨林先生主编了一套“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丛书，效果甚好。于是，他们再接再厉，又策划出新的书系“世界散文八大家”。可惜此时季老先生已经仙逝，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请柳某出面张罗。此“世界散文八大家”，召集实不易，漂洋过海，总算陆续抵岸。接着，海天出版社又策划了一套新的文丛，以现今健在的著名文化人的散文随笔为内容。大概是因为柳某与海天出版社有过愉快的合作，自己也常写点散文随笔，又身居“人杰地灵”的北京，便于“以文会友”，于是，他们又要柳某出面张罗。这便是这套书系产生的来由。

什么是散文随笔？前几年，一位被尊为大师的权威人士曾斩钉截铁地谓之为“写身边琐事”。我曾努力去领悟其要义，但就自己有限的文化见识，总觉得这个定义似乎不大靠谱。就“身边”而言，散文随笔的确多写与自己有关的人或事，但远离自己的人与事入文而成经典散文者实不胜枚举；就“琐事”而言，散文随笔写人写事的确讲究具体而入微，见微知著，以小见大。但以经国大业、社稷宏观、高妙艺文、深奥

哲理为内容的名篇也常见于史册。不难看出，对于散文随笔而言，“题材不是问题”，任何事物皆可入散文，凡心智所能触及的范围与对象，无一不可成就散文也。故此，窃以为个人心智倒是散文的核心成分。

那么，究竟何谓散文呢？散文的基本要素究竟是什么呢？如果用定义式的语言来说，散文就是自我心智以比较坦直的方式呈现于一定文学形式中，而自我心智者，或为较隽永深刻的自我知性，或为较深切真挚的自我感情。说白了，如果是思想见解，当非人云亦云，而多少要有点独特性，多少要有点嚼头与回味；如果是情感心绪，那就必须是真实的、自然的、本色的、率性的，而要少一些矫饰，少一些虚假，少一些夸张。是的，尽可能少一些，如果不能完全杜绝的话。诗歌中常有的那种提升的、强化的、扩大的感情似乎不宜入散文，还是让它得其所哉，待在诗歌里吧。

至于“一定的语言文学形式”，不外意味着两点，一是非韵文的，这是散文有别于诗歌的最明显的标志；二是要有一定的修饰技巧，一定的艺术化，这则是散文随笔不同于公文告示、法律条文、科普说明以及各种“大白话”的重要标志。

这便是我所理解的散文随笔。我在自己的学术专业之外也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就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来“炮制”的。今天，我被委以主编重任，也是按照自己以上的理解来操作的，至于我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是否完全实践了自己的理念，是否达到自己的理念，在这次主编工

作中是否有不合理、不人情的要求与安排，那就很难说了。呜呼，知与行的脱节与矛盾，人的永恒悲剧也。

出版社在策划这个书系的时候，规定约稿对象为当今的文化名家。当今的文化名家种类何其多也：有在荧屏上煽情与讲道的主持人，有靠摆pose与哭功而大富特富的影视大腕，有靠搞笑与搞怪出位的演艺奇才……人人都在写散文随笔，这大有成为当今散文随笔的主旋律之势。但按我个人的理解，这里所讲的文化名家不外是两种人，即具有作家文笔的著名学者与具有学者底蕴的著名作家，这两者的所长正是我对何为散文理解中所谓的“心智”这一大成分。

由于我自己的圈子所限，第一辑的约稿对象全是上述的第一种人，即具有作家文笔的著名学者，而且基本上都是弄西学的学者或游学国外多年的学者，多散发出一一点“洋味”的人。

学者写散文似乎有点“不务正业”，有点越界，侵入了文学家地盘。但对于学者来说，特别是对人文学者来说，却完全是性之所致，是一种必然。他本来就有人文关怀、人文视角、人文感情，这种心智状态、心智功能，一触及世间万物，就莫不碰撞出火花。只要有一点舞文弄墨的兴趣、冲动与技能，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有点意思的散文随笔了。虽说舞文弄墨也是一种专门技能，需要培养与操练，但对于弄西学的人文学者来说，整天在世界文库里打滚，耳濡目染，这点技能是可以无师自通的。况且，人文学者于散文创作更有自己的优势，毕竟，他的知性是向

写在前面（自序）

我生命的第一个记忆，是在母亲的怀中，感受到母亲身体的暖气。对面是一条乌篷小船，篷下，长我8岁的姐姐，短发，大眼，跪坐在船舱里，一只手撑着船板，朝我微笑。长大后，我把这记忆告诉母亲，她吃惊，说那情形是有的。侵华日军轰炸重庆和成都，父亲留守重庆，开始母亲带着小哥和阿姐以及我在成都，后来就辗转前往祖籍安岳，其中有段途程，就是母亲抱着我乘一条大船，小哥阿姐乘一条小船。但那时我应该只有两岁的样子，人生的记忆，一般都在四五岁以后，我何以那般早慧？

其实那个记忆，只是一个萤光般的闪点，前后都没有更多的储存，我真正具有较连贯的记忆，也确是在四五岁以后。

那个萤光般的闪点，直到我如今度过70周岁，仍未熄灭。它是一个象征，即我的生命历程里，母亲对我具有无可估量的影响力，而家族熏陶、手足情深、文明教养、相濡以沫，是扶助我生命向上的重要动力。

我后来成为一个作家。检视近20来年的写作，其中有不少篇什，是写母亲的，其次是写父亲，以及兄姊，还有贤妻。虽然我在2012年出了40卷的《文存》，但其中并没有哪一卷专门将这些咀嚼亲情的文字汇聚一起，

于是，趁柳鸣九先生邀我参加由他主编的《本色》丛书，就第一次汇编成了一册，其中有好几篇，是《文存》还没来得及收入，去年刚写成的。

我没有评估当下整个社会状况的资格与能力，不敢轻率做出世风日下、人情浇漓的结论，但确实目睹耳闻了不少血亲断交、兄弟阋墙、妇姑勃谿、夫妻仇杀、阖家互讼等等现象，于是痛感唤起人们心底那份最淳朴的亲情，在当下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的社会把“奔小康”设定为共同的目标，但何谓“小康”？“小康”的标准难道只是人均收入？以我自身的社会经验，像我们这样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穿越过百年的社会风云，一直保持着浓酽的亲情。坚守善良，维系情趣，自尊悯人，独立思考，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以理性平和随遇而安，是社会的良性细胞。“小康”家庭应该都是注重亲情、友情、爱情的，要防止因权力、财富、贪欲、急功等因素而引起的变异，特别是要杜绝癌变，始终令其每一个成员人性中的良善美雅的情愫得以提升。

用文字匡正社会是很难的，但以文字温暖人心是可能的。愿这册小书，能令读者在被戾气裹挟、冷漠刺痛时，多多少少感受到缕缕人间的温良之气。

刘心武

2013年1月5日

有时也不免被侧目而视的社会环境中，在低俗文化、恶俗文化、恶搞文化、各种色调的（纯白的、大红色的、金黄色的）作秀文化大行于道、满天飞舞的时尚中，在书店一片倒闭声中，有一家出版社以人文文化积累为目的，颇愿下大力气，从推出“世界散文八大家”丛书再进而打造一套“本色文丛”，这种见识、这份执着、这份勇气是格外令人瞩目的。

海天出版社要的文化散文，不言而喻，即文化人的精神文化产品。关于文化人，我在前序中有过这样的理解：主要是指有作家文笔的学者与有学者底蕴的作家。如果说“本色文丛”第一辑的作者，基本上是前一种人，第二辑则基本上都是第二种人。这样，“本色文丛”总算齐备了文化散文的两种基本的作者类型，有了自己的两个主要的基石，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平台。

不论这两种类别的人有哪些差别，但都是以关注社会的人文状况与人文课题为业。其不同于以经济民生、科技工艺、权谋为政、运营操作为业者，也不同于穿着文化彩色衣装而在时尚娱乐潮流中的弄潮者，也可以说，这两种人甚至是以关注人文状况与人文课题为生，以靠充当“精神苦役”（巴尔扎克语）出卖气力为生，即俗称的“爬格子者”。他们远离社会权位和财富利益的持有与分配，其存在状态中也较少地掺和着权谋与物质利益的杂质，因而其对社会、人生、人文，对自我、对人生价值也就可能有更为广泛，更为深刻，更为真挚的认知、感受与思考。

在时下这个物质功利主义张扬、人文精神滑落的时代环境中，且提

供一些真实的，不掺杂土与沙子的人文感受、人文思考，为我们这个时代留下一份份真情实感的记录，留下一段段心灵原本感受的再现，留下一幅幅人文人生的掠影，这便是“本色文丛”所希望做到的。

柳鸣九

2014年1月于北京

写在前面（自序）	1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1
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	22
神圣的沉静	31
美丽的藩篱	35
楸树花	39
跟陌生人说话	43
从抖腿到凝神	49
谢幕与终曲	53
鸡啄米	57
小颗颗	68
硬木棍	75

冰心·母亲·红豆	81
雾锁南岸	96
不言而喻	114
炸出一个我	134
挣不脱的链环	147
免费午餐	157
父亲脊背上的痂子	164
能够善良	170
健康携梦人	176
那边多美呀!	183
换季诗	201
杉板桥无故事	205
闲为仙人扫落花	223
姐弟读书乐	228
草 葬	232
人在胡同第几槐	240
大悲悯情怀	245

远去了，母亲放飞的手

一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二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其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

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就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近3年前——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便来登记过的。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5年内还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放飞的手远去了，母亲，你是被笼罩在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做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去。

三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雾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真切而深刻的记忆，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的8